

记者 李苗 郭辰昊 徐宁 于洋 王琳

除夕夜的生死相护

1941年底，八路军115师四团进驻临沭，其中三营的七连、八连、九连驻守朱村。在朱村的日子，八路军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

“八路军到朱村后住在我家那条街上，常来家里帮忙。”99岁的朱村战斗亲历者王希昌提起当年，仍难掩激动，声音微微发颤。“那时候部队吃饭艰苦，有时候去我家吃点，我跑到他们那边去的时候也会在他们那边吃点。八连在朱村就像自家人，和群众亲如一家。”

那时的王希昌年龄尚小，担任儿童团团长。他清晰记得，自己领着同学们做宣传、支援战斗：“八路军冲锋时，我们就在后面唱歌鼓劲。之前八连打仗时，我们就在阵地旁唱歌助威，看到受伤的战士下来，赶紧扶着送到安全地方。”

不只儿童团，村里的妇女也连夜赶制布鞋，筹集粮食，全村人拧成一股绳，共同投身抗日洪流。

1944年，岌山区的朱村、西山前一带，作为临沭县沭河以西的抗日根据地，像一柄楔子嵌入日伪控制的临沂、郯城两大据点之间，让敌人如芒在背。当年除夕，朱村百姓正忙着贴对联，办年货，黎明时分，500余名日伪军突然偷袭。

“那时候鬼子整天来扫荡，家家户户把包裹放在大板凳上，一听枪响就背着往河口跑。”说到这里，王希昌眼中闪过一丝后怕，“八路军驻守在沭河东岸，听到枪声来不及向上级报告，八连就火速赶到朱村，在大庙一带与鬼子交火，战线一直延伸到树林和河岸。”

“当时日军武器精良，我们装备落后，战斗最激烈时，当地民兵和乡亲们背着手榴弹，抬着担架，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支援。”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名誉馆长、义务讲解员王经臣说，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日伪军仓皇逃窜，而八连的24名战士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朱村百姓挽留八路军战士过年，却被连长鄢恩甲以“还有任务”婉拒。那个除夕，朱村没有了往年的欢声笑语和鞭炮声，只剩下对牺牲战士的无尽悲痛。大年初一清晨，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捧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到战士牺牲的地方悼念。从此，每年大年初一祭奠烈士成为朱村不变的传统。



烽火中的军民鱼水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连虽离开了朱村，但军民鱼水深情早已在沭河岸边扎根。

2012年，朱村村民在村两委带领下自发捐款，建成了八路军老四团钢八连朱村战斗纪念馆。“建馆时没有一张朱村战斗的照片，全靠回忆、挖掘资料和走访调查还原历史。”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员李建丰谈起建设纪念馆时的不易。

馆内，“钢八连”用过的冲锋号、舒同亲笔题写的奖状等老物件，无声诉说着那段岁月。穿过展馆，走向朱村抗日烈士陵园。这里曾是钢八连战斗过的松林，高9.44米的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屹立向天，供后人怀念和追忆。

“村里人代代讲述钢八连的故事，从小在我心里深深扎了根。”王经臣自纪念馆建成后便义务讲解，如今团队不断壮大，“一定要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世世代代不忘八连救朱村的恩情。”

“00后”讲解员胡文慧说，常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听众听到故事后眼泛泪花，这份军民情深总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朱村的故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心的缩影。在齐鲁大地，无数类似的鱼水情故事，在战火中淬炼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

在山东烟台龙口丰仪店村，村民将烈士葬进祖坟，把烈士牌位请到家中世代祭奠，83年从未间断。“烈士葬进祖坟，就是我们的亲人”的誓言，道出了百姓对子弟兵最质朴、最深沉的认同。

1941年11月，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马牧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中一名战士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危急时刻，沂蒙红嫂明德英用乳汁续写战士生命的希望。

枪林弹雨的阵地前沿，百姓与军队共赴生死。1938年临沂葛沟战役中，30个小时未进粒米的官兵坚守阵地，58岁的葛大娘和70岁的王大爷顶着炮火送来茶水、干粮和温热的“糊涂”粥。那句“老总们打日本，保卫咱家乡，这点心意算得了什么”，道出了千万百姓与子弟兵同呼吸、共命运的赤诚。

八路军的“满缸运动”，每到一村先为百姓担满水缸，清澈的泉水里盛满了子弟兵对百姓的敬重。

“老百姓拥护军队，军队保护老百姓，这种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李建丰的话道出了山东军民在抗战岁月中凝结的血肉联系。这份从烽火中走来的情谊，凝聚起万众一心的力量，照亮新时代的征程。

百岁老兵邓传丙用一生书写家国情怀 高粱地里他和战友俘虜日军一个排

铭记历史 ——父辈的抗战

褚思雨 康岩 通讯员 韩学平 济宁报道

国仇家恨 烽火少年踏上保家卫国路

邓传丙1925年出生于梁山县邓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山河飘摇的年代，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村庄的宁静，也碾碎了少年平静的生活。“1939年梁山歼灭战中，日本人一枪打死了我二叔，还害了好多乡亲。”回忆起那段往事，老人声音颤抖。十几岁的少年亲眼看见亲人倒在血泊中，国仇家恨在他心中燃起熊熊烈火。“我要当兵！保家卫国！”这个信念深植于心。

1944年8月，少年邓传丙躲避日军的沿途搜查，步行30里地到黄垓报名参军，如愿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军区小队，他接

受了正式训练，从稍息、立正的队动作，到瞄准射击、手榴弹投掷等军事技能，他样样刻苦钻研。“那时候条件苦，白天休息，夜晚打仗，可没有一个人想退缩。”老人的话语里，满是当年的赤诚。

1945年，日军攻破郓城并在当地设立据点，又派遣一个排的先头部队侦察，企图后续进攻梁山地区铺路。“接到群众情报后，上级部署我们部队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协同民兵阻止日军侦察骚扰。”邓传丙回忆说。彼时正值盛夏酷暑，高粱地郁郁葱葱、密不透风。我军与这股日军侦察兵猝然相遇，识破其意图后，排内号令兵立即吹号警示，一场高粱地中的激战就此打响。

“那时是七八月份，高粱长得比人还高，敌我双方都带着枪，却看不清对方的人影，只能朝着大体方向射击，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说起当时的凶险场景，老人的眼神却愈发坚定，“身后就是老百姓，我们要退了，日军大部队就进来了。”正是这份“护民如护山”的决心，让邓传丙和战友们在战场上寸步不让。这场战斗中，他们成功俘虜日军一个排30余人，缴获两挺机枪、一门手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邓传丙十分高兴，“我们在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好多人高兴得掉了泪！”虽已过去80年，那份兴奋仍如当年军营中听到捷报时那般炽热清晰。

抗战胜利后，邓传丙跟随部队一路转战，投入到解放战争中。1946年，在开河南部一场“拔钉子”行动中，老人不幸负伤，留下了终生后遗症。他缓缓掀开裤腿，小腿肌肉因旧伤显

本色不改 从战场英雄到家乡建设者

得崎岖不平，青紫色的血管鼓起，宛如一枚刻在腿上的特殊“军功章”。

1958年，邓传丙离开部队回到家乡，但是军人的本色丝毫未改。“他从回乡后就一头扎在村里的大队、小队事务上，多脏多累的活都抢着干，就爱出力气，从不喊苦。”老伴提起他，话语里总是藏不住的敬佩。正因这份勤劳与奉献，他被时任大队领导委以重任，把战场的拼劲化作了建设家乡的韧劲。

“对于这些峥嵘往事，父亲一生低调，鲜少主动提及。”四儿子邓成远感慨地说。在子女眼中，邓传丙从不是沉湎过往的“英雄”，而是严苛的长辈——他对子女要求极严，总教导他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这份朴素的家风，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像一粒种子，在下一代心里扎了根。

红色基因就在这样的日常里悄然传承。邓传丙有五儿四女，如今重孙辈已有10人，子女及亲属皆受他的熏陶，家风淳朴又严谨。更让他骄傲的是，这个普通家庭里，一家三代走出7名军人、9名共产党员。“不管重孙们将来干啥，上大学也好，工作也好，我都盼着他们去部队锻炼。”邓传丙的话里，是老兵对军营的眷恋，更是对后辈的期许。